南北史合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一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三　北史十五

獻明皇帝

景穆皇帝　文穆皇帝

先帝　武穆皇帝

文景皇帝 附清河王 重　南安王余

東海王㬢　　安定王朗

獻明皇帝諱寔昭成皇帝太子生道武皇帝事見昭成紀景穆皇帝諱晃太武皇帝長子母賀夫人延和元年正月丙午立為皇太子時年五歲明慧强識有聞不忘及長好讀經史皆通大義太武甚奇之及西征涼州太子監國初太武伐河西李順等咸言姑臧無水草不可行師太子有疑色及車駕至姑臧乃詔太子曰姑臧城東西門外涌泉合於城北其大如何澤草茂盛可供大

軍數年人之多言亦可惡也太子謂宫臣曰為人臣不實若此豈是忠乎吾初聞有疑但帝决行耳幾誤人大事言者何面目見帝也

魏書釋老志曰道士寇謙之奏造静輪宫欲宫不聞雞犬上交天神太子言於世祖曰人天道殊卑高定分謙之欲要無成之期説不然之事損財勞民必如其言不如因東山萬仞之上為功差易帝然之以難違崔浩贊成秘計故不從

真君四年從征柔然至鹿渾谷與賊遇虜惶擾太子言於太武曰宜速進擊掩其不備尚書令劉絜固諫以為塵盛賊多須軍大集太子曰此塵由賊恇擾營上何有此塵太武疑之遂不急擊柔然遠遁既獲虜候騎乃云不覺官軍卒至上下惶懼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乃徐行帝深恨之自是太子所言軍國大事多見納用遂知萬機及監國命有司使百姓有牛家以人牛相貿

魏書載令曰周書言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

事貢草木任工以餘財貢𩣺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材任虞以澤事貢其物其制有司課畿内民使無牛家以人牛力相貿墾殖鋤耨其有牛家與無牛家一人種田二十二畝償以私鋤功七畝如是為差至與小老無牛家種田七畝小老者償以鋤功二畝皆以五口下貧家為率各列家别口數所勸種頃畝明立簿目所種者於地首標題姓名以辨播殖功

又禁飲酒雜戲棄本沽販者於是墾田大增正平元年
六月戊辰以憂薨於東宮

通鑑考異曰宋索虜傳云虜主燾至汝南瓜步晃私取諸營鹵獲甚衆燾歸聞知大加搜檢晃懼謀殺燾燾詐死使其近習召晃迎喪於道執之返國罩以鐵籠尋殺之蕭子顯齊書亦同宋略曰燾既南侵晃至執之罩以鐵籠捶之三百曳於叢棘殺之此皆江南傳聞之誤今從後魏書

時年二十四庚午命持節兼太尉張黎兼司空竇瑾奉

冊即柩謚景穆太子文成即位追尊為景穆皇帝廟號

恭宗

文穆皇帝名勰字彥和獻文皇帝子少而岐嶷姿性不

羣太和九年封始平王加侍中勰生而母潘氏卒其年

獻文崩及有知識啟求追服文明太后不許乃毀容憔

悴心喪三年不參吉慶孝文大奇之敏而耽學雅好屬

文長直禁內參決軍國大政萬幾之事無不預及車駕

南代領宗子軍宿衛左右轉中書令侍中如故改封彭城王帝升金墉城顧見堂後桐竹曰鳳皇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今梧竹並茂能致鳳乎勰曰鳳皇應德而來豈桐竹能降帝笑曰朕亦未望降之後宴侍臣於清徽堂日晏移於流化池林下

冊府元龜載孝文曰向宴之始君臣肅然及將進觴而流景將頹竟不盡適戀戀餘光故重引卿等

帝仰觀桐葉之茂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愷悌君子莫

不令儀令林下諸賢足敷歌詠遂令黃門侍郎崔光讀暮春羣臣應制詩至勰詩帝為改一字曰昔祁奚舉子人謂至公今見勰詩始知中令之舉非私也勰曰臣露此拙方見聖朝之私賴蒙神筆賜刋得有令譽帝曰雖雕琢一字猶玉本體勰曰詩三百一言可蔽今陛下賜刋一字足價等連城勰表解侍中詔曰蟬貂之美待汝而光人乏之秋何容方退後從幸代都次於上黨之銅鞮山路傍有大松十數根時帝進繖遂住而賦詩令示

緦曰吾作詩雖不七步亦不言遠汝可作之比至吾間令就時緦去帝十步且行且作未至帝所而就詩曰問松林松林經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與古同帝大笑曰汝此亦調責吾耳詔贈緦生母潘氏為彭城國太妃又除中書監侍中如故帝南伐漢陽假緦中軍大將軍加鼓吹一部緦以寵授頻煩乃面陳曰臣聞兼親疎而兩並異同而建此成文於昔陳思求而不允愚臣不請而得豈但今古云殊遇否大異帝大笑執緦手曰二曹才名

相忌吾與汝道德相親緣此而言無慚前烈帝親講喪服於清徽堂從容謂羣臣曰彦和季豫等年在沖蒙早登纓紱失過庭之訓並未習禮每欲令我一解喪服故屈朝彦遂親傳說御史中尉李彪對曰自古及今未有天子講禮臣得親承音旨千載一時從征沔北除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正中軍大將軍開府

冊府元龜載詔曰明便交敵可勅將士肅參朝伏

緦於是親勒大衆須臾有二大鳥從南來一向行宮一

向幕府各為人所獲䰎言於帝曰始有一鳥望旗顛仆臣謂大吉帝戲之曰烏之畏威豈獨中軍之略吾亦分其一耳至明便大破崔慧景蕭衍其夜大雨帝曰昔聞國軍獲勝每逢雲雨今破新野南陽及推此賊果降時潤誠哉斯言䰎對曰水德之應遠稱天心帝令䰎為露布辭曰臣聞露布曰布之四海露之耳目臣小才豈足大用帝曰汝亦為才達但可為之及就尤類帝文見者咸謂御筆帝曰汝所為者人謂吾製非兄則弟誰能辨

之勰對曰子夏被嗤於先聖臣又荷責於來今及至豫州帝為家人書於勰曰每欲立一宗師肅我元族汝親則宸極官乃中監風標才器實足軌範宗制之重捨汝誰寄有不遵教典隨事以聞帝不豫勰內侍醫藥外摠軍國邇遐肅然人無異議徐謇當世上醫先是假歸洛陽及召至勰引之別所涕泣執手祈請懇至左右見者莫不嗚咽及引入謇便欲進藥勰以帝神力虛弱唯令以食味消息勰乃密為壇於汝水濱依周公故事告天

地及獻文為帝請命乞以身代帝尋瘳損自懸瓠幸鄴
勰常侍坐輿輦晝夜不離側飲食必先嘗手自進御車
駕還京會百寮於宣極堂行飲至策勳禮以勰功為羣
將最

魏書載高祖謂勰曰吾與汝等早罹艱苦比纏患經
年危若寒葉非汝忠孝孰能動止躬親每尋此事感
思殊遠勰悲泣謂曰臣等夙遭不天賴陛下撫育得
參人伍豈料上靈無鑒致聖躬違和寢興之勞豈申

荼蓼又詔曰朕形疲稚年心勞長歲積思成疴頻發汝頻第六弟緦孝均周弟感侔姬旦致茲保康實賴同氣又撫師於霖浩之辰處戎於蔫逼之日翼亮之勲功存社稷可增邑千户緦固辭不許尋以緦為司徒太子太傅侍中如故俄齊將陳顯達內寇帝復親討之詔緦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揔攝六師時帝不豫緦辭侍疾無暇更請一王揔當軍要帝曰吾牽疴如此深慮不濟安六軍存社稷者捨汝而誰何容

請人以遠心寄及至馬圉大敗顯達疾甚復謂緦曰吾
今不濟矣社稷所倚惟在汝身霍子孟以異姓受托況
汝親賢可不勉諸緦泣曰士於布衣猶為知己盡命況
臣託靈先皇誠應竭股肱之力但臣出入喉膂每跨時
要今復參宰匠機政畢歸此乃周旦遁逃成王疑惑臣
辭勤請逸正欲仰成陛下日鏡之明下令愚臣獲退避
之福帝久之曰吾尋思汝言理實難奪乃手詔宣武曰
汝第六父緦清規懋賞與白雲俱潔厭榮捨紱以松竹

為心吾少與綢繆提携道趣每請朝纓恬真丘壑吾以
長兄之重未忍離遠何容仍屈素業長嬰世網吾百年
後其聽勰辭蟬捨冕遂其沖逸之性
勰書云無使成王之朝翻疑姬旦之聖不亦善乎汝
為孝子勿違吾勅
帝崩於行宮遏祕喪事獨與右僕射任城王澄及左右
數人計奏遷安車中勰等出入如平常視疾進膳可決
外奏累曰達宛城乃夜進安車於郡廳事得加歛櫬還

載卧輿六軍内外莫有知者遣中書舍人張儒奉詔徴宣武會駕梓宮至魯陽乃發喪行服宣武即位勰跪授遺敕數紙咸陽王禧疑勰為變停於魯陽郡外久之乃入謂勰曰汝非但辛勤亦云危險勰恨之對曰兄識高年長故知有夷險彦和握蛇騎虎不覺艱難禧曰汝恨吾後至耳自孝文不豫勰常居中親侍醫藥夙夜不離左右衣不解帶亂首垢面帝患久多忿因之遷怒勰每被誚詈言至厲切威責近侍動將誅斬勰承顔悉心多

所匡濟及帝升遐齊將陳顯達始奔遁慮凶問泄漏致
有逼迫緦內雖悲慟外示吉容出入俯仰神貌無異及
至魯陽東宮官屬多疑緦有異志竊懷防懼而緦推誠
盡禮卒無纖芥之過緦上謚議恊時肇享曰孝五宗安
之曰孝道德博聞曰文經緯天地曰文上尊號為孝文
皇帝廟號高祖陵曰長陵帝從之既葬帝固以緦為宰
輔緦頻陳遺旨請遂素懷帝對緦悲慟每不許頻表懇
切帝難違遺敕遂其雅情猶逼以外任乃以緦為都督

定州刺史勰仍陳讓帝不許乃述職

冊府元龜載王肅等奏曰臣聞姬旦翼周光宅曲阜東平宰漢寵絕列藩彭城王勰景思内昭英風外發協廓乾規掃氛漢沔屬先帝在天鳳旌旋旆靜一六師肅寧南服登聖皇於天衢開有魏之靈祐臣等參議宜增户千五百户詔曰覽奏倍增殞絕未定酬勲且可如奏勰固辭不許

帝與勰書極家人敬請勰入京

魏書載世宗書曰恪奉辭暨今悲戀嗚咽歲月易遠
便迫慕冬每思聞道奉承風教父既辭榮閑外無容
頻遣出藩屢朔荒馳實深今遣主書奉宣悲戀顧父
來望必當屆京展洩哀窮指不云遠
景明初齊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內屬總都督南州
諸軍事與尚書令王肅迎接壽春復授司徒又詔以本
官領揚州刺史
魏書曰總簡刑導禮與民休息州境安靜建安戍主

胡景畧拒守不下緦水陸攻之景畧面縛出降自緦至壽春東定城戍至於陽石西降建安山蠻順命斬首獲生以數萬計

進位大司馬領司徒齊將陳伯之屯於肥口胡松又據梁城緦部分將士頻戰破之淮南平徵緦還朝

冊府元龜載詔曰王戚尊上輔德勲莫二壽春初開

令王親董元戎遠撫淮外冒茲炎蒸衝盋飄飄經畧踰時風夜縶情制勝宣威義所欽嘉雖凱旋有期可

遣給事黃門侍郎鄭道昭就彼祗勞徵使還朝　魏書曰勰政崇寛裕絲毫不犯淮南士庶至今思之初勰定壽春獲齊汝陰太守王果豫州中從事庾稷等數人勰傾衿禮之常參坐席果承間求還江外勰矜而許之果又謝曰果等今還仰負慈澤請聽仁駕振旅反跡江外至此乃還其為遠人所懐如此勰至京師頻表辭大司馬領司徒及所增邑乞還中山詔不許乃除錄尚書侍中司徒如故固辭不允

魏書曰勰雅好淡素不嬰勢利高祖重其事幹所請

不許雖有遺詔復被留連每乘情願輒淒然太息

時咸陽王禧驕矜不法北海王詳陰言於帝又言勰大

得人情不宜久在宰輔勸帝遵遺敕禧等又出領軍于

烈為恒州烈深以為忿烈子忠常在左右密令忠言於

帝宜早自覽政時將初祭王公並齋於廟東坊帝遣于

烈將壯士六十人召禧勰詳等引見帝謂勰曰頃來南

北務殷不容仰遂沖操恪是何人敢久違先敕令遂叔

父高蹈

魏書載緦荅曰陛下仰遵先詔下遂微志感惟今昔悲喜交深

詔爲緦造宅務從簡素以遂其心緦因作蠅賦喻懐又以緦爲太師緦固辭詔侍中敦喻帝又爲書於緦崇家人敬

魏書載世宗書曰恪言春還告承猶執沖遜父德望兼重師訓所歸豈得近遺家國遠崇清尚便願紆降

時副傾注

勰不得已應命帝前後頻幸勰第及京兆廣平二王暴

虐不法制宿衛隊主率羽林虎賁幽守諸王於第勰上

表切諫帝不納

魏書曰勰既無山水之適又絕知己之遊惟對妻子

欝欝不樂

時議定律令勰與高陽王雍八坐朝士有才學者五日

一集參論軌制應否之宜凡所裁決時彥歸仰

魏書曰勰夙侍高祖薫聰達博聞凡所裁決時彥歸
仰加以美容貌善風儀端嚴若神折旋合度出入言
笑觀者忘疲
又加侍中勰敦尚文史撰自古帝王賢達至魏世子孫
族從為三十卷名曰要略性仁孝言於朝廷以其舅潘
僧固為長樂太守京兆王愉構逆僧固見逼尚書令高
肇性既兇愎又肇兄女入為夫人順后崩帝欲以為后
勰固執不可肇因屢譖勰又因僧固愉逆誣勰與愉通

南招蠻賊勰國郎中令魏偃前防閤高祖珍希肇提携構成其事肇初令侍中元暉以奏暉不從又令左衛元珍言之帝訪暉明勰無此帝更問肇肇以魏偃祖珍爲證乃信之永平元年九月召勰及高陽王雍廣陽王嘉清河主懌廣平王懷及高肇等入時勰妃方産固辭不得意甚憂懼與妃訣而登車入東掖門度一小橋牛傷更有使責勰來遲乃去牛人挽而入宴於禁中夜皆醉各就別所消息俄元珍將武士賫毒酒至勰曰皇天皇

天吾忠於朝廷何罪見殺一見至尊死無恨也珍曰至尊何可復見武士以刀環築勰二下勰大言稱寃武士又以刀築勰乃飲毒酒武士就殺之向晨以褥裹屍輿從屏間出載屍歸第云因飲薨勰妃李氏司空沖之女號哭曰高肇枉理殺人天道有靈汝還當惡死及肇以罪見殺還於此屋論者知有報應帝舉哀東堂

魏書云給東園第一秘器朝服一襲賻錢八十萬布二千匹蠟一百斤大鴻臚護喪事

勰既有大功無罪見害行路士女皆流涕曰高肇小人枉殺賢王在朝貴戚莫不喪氣景明報德寺僧鳴鐘欲飯忽聞勰薨二寺一千餘人皆嗟痛不食但飲水而齋追贈假黃鉞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公太師給鑾輅九旒虎賁班劍百人前後部羽葆鼓吹輼輬車有司奏太常卿劉芳議勰諡

魏書載議曰王挺德弱齡誕資至孝卓爾之操發自天然不羣之美幼而獨出及入參政務綸綍有光爰

登中鉉敷明五教漢北告危皇赫問罪王內視藥膳
外揔六師及宮車晏駕上下哀慘奮猛銜戚英畧潛
通翼衛靈輿整戎振旆歷次宛謝迄於魯陽送往奉
居無慙周霍稟遺作輔遠至邇安分陝恒方流詠燕
趙廓靖江西威懾南越入釐百揆庶績咸熙履勤不
憚在功愈挹溫恭愷悌忠雅寬仁興居有度善終篤
始高尚厥心美光世典今按謚法云云
保大定功曰武善問周達曰宣宜謚武宣王詔可

魏書載靈太后詔曰故太師彭城武宣王道隆德盛功高微管協契先朝尊揚末命扶痾濟難効漢北之誠送往奉居盡魯南之節宗社賴之以安皇基由之永固而讜光守挹屢撝增邑之賞辭多受少終保初錫之封非所以述舊報恩也可以前後封户別封三子為縣公食邑各千户於是封子直真定縣公子攸武城縣公子正霸城縣公

及孝莊即位追號文穆皇帝妃李氏為文穆皇后遷神

主於太廟稱肅祖節閔時去其神主
先帝名羽字叔翻獻文皇帝子太和九年封廣陵王加
侍中為外都大官羽少聰慧有斷獄稱後罷三都以羽
為大理典決京師獄訟遷特進尚書右僕射又為太子
太保錄尚書事孝文將南伐遣羽持節按撫六鎮發其
突騎夷夏寧悅還領廷尉卿及駕發與太尉元丕留守
帝友愛諸弟及將別不忍早分詔羽從至應門及令羽
歸望其稱効故賜如意以表心

魏書曰遷洛之後北番民夷多有未悟羽鎮撫代京内外肅然

十八年羽表辭廷尉不許羽奏外考令文每歲終州鎮列牧守績狀及至再考隨其品第以彰黜陟雖外有成令而内令未班内外考察理應同等臣輒推準外考以定京官績行詔曰論考之事理在不輕問績之方應關聽輒爾輕發殊為躁也今始維夏且待至秋後孝文臨朝堂考羣臣謂羽曰上下二等可為三品中等但為一

品所以然者上下是黜陟之科故旌絲髮之美中等守

本事可大通

魏書載羽先呈廷尉五局司直高祖曰廷尉所司人命之本須心平性正抑強哀弱不避貴勢者可為上等但言人惡未必惡言善未必善所以然者或斷訟不避豪貴故人以為惡或將勢抑賤貴人以為好可

精辨以聞

帝又謂羽曰汝功勤不聞於朝阿黨頻于朕聽今黜汝

錄尚書廷尉但居特進太保又謂尚書令陸叡曰叔翻在省之初甚著善稱近來偏頗懈怠令奪卿尚書令祿一周謂在僕射元贊曰計叔翻之黜卿應大辟但咎歸一人不復相罪令解卿少師之任削祿一周詔吏部尚書澄曰親叔父神志驕逸可解少保又謂長兼尚書于果曰卿不能慤謹夙夜數辭以疾令解卿長兼可光祿大夫守尚書削祿一周又謂守尚書尉羽曰卿在集書殊無憂存左史之事令降為長兼常侍亦削祿一周又

謂守尚書盧陽烏曰卿在集書爲一省文學之士常不以左史在意今降卿長兼王師守常侍尚書如故奪常侍祿一周謂左丞公孫良右丞乞伏義受曰卿等不能正心直言罪應大辟但以事鐘叔翻故不能別致取二丞可以白衣守本官冠服祿恤盡皆削奪若三年有成還復本任如其無成則永歸南畝謂散騎常侍元景曰卿等自任集書合省逋墮致王言遺滯起居不脩今降爲中大夫守常侍奪祿一周又謂諫議大夫李彥卿實

不稱職可去諫議退為元士又謂中庶子游肇及中書舍人李平識學可觀可為中第諸如此比黜官如初孝文又引陸叡元贊等前曰

魏書載孝文語曰北人每言北俗質魯何用知書朕深用憮然今知書者豈皆聖人朕行禮置官正欲開導北人致之禮教

朕為天子何假中原欲令卿等子孫博見多知漸染美俗若永居恒北遇不好文之主恐不免面墻也叡曰實

如明詔金氏若不入仕漢朝何縁七葉知名帝大悦帝幸羽第與諸弟言曰朕親受人訟知廣陵明了咸陽王禧曰臣年為廣陵兄明為廣陵弟帝曰我為汝兄汝為羽昆汝復何恨車駕南伐除開府青州刺史詔羽曰海服之寄故唯宗良唯酒唯田可不誡歟

冊府元龜載書曰吾乗時樹功開荆拓沔息駕汝頼俟秋方舉海服之寄故唯宗良敬慎汝儀勿墜嘉問

宣武即位遷司州牧及帝覽政引入内而授司徒請為

司空乃許之羽先滛員外郎馮俊興妻夜私遊為俊興所擊積日秘匿甍於府宣武親臨哀慟贈司徒謚曰惠子恭襲是為節閔帝帝既立追尊羽先帝

武穆皇帝名懷孝文皇帝子太和二十一年封廣平王

宣武之世

本史宣武皆作孝武魏書曰世宗其非孝武可知且孝武懷子安有以子禁父者今悉正之

懷因諸王屢為叛逆乃召入華林別館禁其出入令四

門博士授以經傳懷與馬宣武崩乃得歸後二日懷自恃母弟之親徑至太極西廡欲上殿哭大行見孝明賴崔光折之乃止事見光傳後屢進太保領司徒謚武穆孝武懷子也即位追謚武穆皇帝

唐書宰相世圖曰廣平王懷生廣平文懿王悌悌生侍中驃騎大將軍廣平王贊贊生譓周封譓為韓國公紹魏傳菩提寶琳皆襲公唐初停襲 冊府元龜曰唐玄宗欲備三恪求後魏孝文嫡系得陳王府諮

議參軍元伯明命襲韓國公伯明去賓琳四世矣自

是終唐世不絕云

文景皇帝名愉字宣德孝文皇帝子太和二十一年封

京兆王拜都督徐州刺史以彭城王中宣府長史盧陽

烏薰長史州事巨細委之陽烏宣武初

本史宣武亦作孝武今正之

為護軍將軍帝留愛諸弟愉等常出入宮掖晨昏寢處

若家人

魏書曰世宗每日華林戲射愉衣衫騎從往來無間
遷中書監為納順皇后妹為妃不見禮荅愉在徐州納
妾李氏因夜聞其歌悅之遂被寵嬖罷州還京欲進貴
之託右中郎將趙郡李恃顯為養父禮迎於其家後産
子寶月順皇后召李入宮毀擊之强令為尼於內以子
付妃養歲餘后父于勁以后久無所誕乃表勸廣嬪御
因令后歸李於舊愛更甚愉好文章頗著詩賦時引才
人宋世景李神儁祖瑩邢晏王遵業張始均等共申宴

喜招四方儒學賓客嚴懷真等數十人館而禮之所得穀帛率多散施又崇信佛道用度常不接與弟廣平王懷競以奢侈相誇貪縱不法宣武攝愉禁中推案杖愉五十出為冀州刺史始愉自以初求侍要見勢劣二弟愧恨形言色又以幸妾屢被頓辱内外離抑及在州謀逆遂殺長史羊靈引及司馬李遵稱得清河王密疏云高肇謀弒主上遂為壇信都之南柴燎告天即皇帝位赦天下號建平元年立李氏為皇后宣武詔尚書李平

討愉愉出拒王師頻敗遂嬰城自守愉知事窮攜李及四子數十騎出門諸軍追之見執詔徵赴京師申以家人之訓愉每止宿亭傳必攜李手盡其私情雖鎖縶中飲賞自若略無愧懼之色至野王愉語人曰雖主上慈深不忍殺我吾亦何面見至尊歔欷流涕絕氣而死年二十一或云高肇令人殺之

愚按愉敗執後猶無慙懼安能慙見宣武絕氣而死肇令人殺之是

歛以小棺諸子至洛皆赦之後靈太后令愉四子皆附
屬籍追封愉臨洮王寶月乃改葬父母追服三年西魏
文帝愉子也即位追尊文景皇帝
清河王亶孝文皇帝孫清河王懌子也襲爵孝武將奔
長安亶宿瀍西尋逃歸洛陽亶女適齊神武世子文
襄乃推亶大司馬承制總萬幾居尚書省大赦境内時
神武屢表請孝武還京不報又遣僧道榮奉表曰陛下
若遠賜一制許還京洛臣當帥文武式清宫禁若返正

無日則七廟不可無主萬國須有所歸臣寧負陛下不負社稷帝亦不答神武乃集百官耆老議所立時亶出入已稱警蹕神武醜之乃託以孝昌以來昭穆失叙永安以孝文為伯考永熙遷孝明於夾室業喪祚短職此之由遂立亶世子善見為帝謂亶曰欲立王不如立王之子亶曰天子無父苟使兒立不惜餘生遂立之是為孝靜帝亶不自安輕騎南走神武追還之天平三年亶薨或曰齊神武酖之也謚文宣王亶三子景植威謹俱

見孝靜紀
南安王余太武皇帝子真君三年封吳王後改封南安王正平三年二月太武暴崩中常侍宗愛矯赫連皇后令迎立之即位後乃發喪大赦改年為永平
魏書亦作永平獨資治通鑑作承平後宣武亦改元永平若係余敗亡之號安肯用之當從通鑑
尊皇后為皇太后以愛為大司馬大將軍太師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秘書封馮翊王余自以非次而立厚遺

羣下取悅於衆為長夜之飲聲樂不絕旬月間帑藏空罄尤好弋獵出入無度邊方告難余不留意晏如也愛權恣日甚内外憚之余疑愛為變奪其權愛憤怒因余祭廟夜弑余九立八月文成立葬以王禮謚曰隱

東海王曅字華興景穆帝曾孫父怡見列傳曅性輕躁有膂力孝莊初封長廣王出為太原太守行并州事爾朱榮為孝莊所誅世隆等與兆推曅為王永安三年十月壬申稱皇帝於高都大赦改元建明以爾朱兆為大

將軍進爵為王爾朱世隆為尚書令封樂平王爾朱度律為太尉封常山王十一月丙子封爾朱天光為隴西王十二月壬寅爾朱兆破京師執孝莊帝戊申大赦爾朱兆返晉陽使世隆度律彥伯等鎮京師甲寅世隆等遣人賊殺曄母衛氏意其專擅也紇豆陵步蕃大破爾朱兆於秀容齊神武與兆進兵合擊大破之斬步蕃齊州城民趙洛周據西城反應兆刺史丹陽王蕭贊棄城走二年春二月己巳曄至邙山爾朱世隆逼使禪位

冊府元龜曰在位六十日

更立節閔帝普泰元年春三月封東海王邑萬戶節閔

賢明尋賴以保全孝武永熙元年冬十一月以忌遇害

於弟無子爵除尋小名盆子初立聞者皆謂事類赤眉

果不終

安定王朗

魏書稱後廢帝

字仲哲景穆帝曾孫章武王融第三子朗少稱明悟建

明二年春正月戊子爲渤海太守普泰元年冬十月齊
神武以渤海王起兵用孫騰計奉朗主號令遂稱皇帝
於信都西大赦改元中興以渤海王高歡爲丞相都督
中外諸軍事以河北大使高乾爲司空辛亥高歡大破
爾朱兆於廣阿庚辰歡率師攻鄴城冬十一月梁將元
樹入據淮城次年春二月壬午援鄴二月辛亥上武懷
皇帝謚甲子以高歡爲大丞相柱國大將軍太師三月
朗入鄴城庚申爾朱兆夜襲鄴城不克退走壬戌高歡

大破爾朱天光等於韓陵夏四月甲子西北大行臺長
孫稚等入京師辛巳朗至河陽高歡逼使遜位更立孝
武帝五月孝武封朗為安定郡王邑萬戶十一月以忌
遇害於門下外省時年二十永熙元年葬鄴西南野馬
岡
論曰獻明以身代父義烈足稱景穆夙世早夭其戾園
之悼與文穆孝以為質忠而樹行及夫在安處危送往
事居周旦匪他之旨霍光異姓之誠事實兼之既而功

高未至震主德隆遂以動俗間言一入卒不全身周成
漢昭之未易遇也悲夫雖然生王死帝亦聊云酬乎廣
陵淫廣平横京兆覬覦俱無足稱而以有子為帝得與
文穆合傳亦云劉榮矣南安見立於閹卒罹閹害宜其
及馬東海安定有君立君劉虞拒袁紹胡不聞也自景
穆至文景皆追帝自南安至安定皆不應帝而帝惟清
河幾帝不帝又以天子父應追帝而不帝噫權相之不
使人主得有其父也可畏哉

此卷乃予所更定論惟文穆一段仍舊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二

明 李清 撰

北史十六

[illegible]德公嬰文　真定侯陸

長樂王壽樂　望都公頹

曲陽侯素延　宜都王目辰　六修

吉陽男比干 江夏公呂 高涼王孤

西河公敦 武衛將軍謂 河間公齊

扶風公處真 文安公泥

秦王翰 常山王遵 五世孫亨

陳留王虔 五世孫暉 毗陵王順

遼西公意烈 窟咄 郁賢君另見 石與大頭州

上谷公紇羅神元曾孫初從道武自獨孤如賀蘭部招

集舊戶將三百家與弟建勸賀訥推道武為主及道武

即帝位以援立功與建同日賜爵為公卒子題賜爵襄城公後進爵為王擊慕容驎於義臺中流矢薨帝以太醫令陰光視療不盡術伏法子悉襲降爵為襄陽公卒贈襄城王

長樂王壽樂章帝後位選部尚書南安王改封長樂王文成即位壽樂有援立功拜太宰大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矜功與尚書令長孫渴侯爭權並賜死

望都公頽昭帝後隨道武平中原賜爵望都侯太武以

頽美儀容進止可觀使迎左昭儀於柔然進爵為公卒
曲陽侯素延宜都王目辰並宣帝後素延以小統從道
武征討諸部初定并州為刺史道武驚於栢肆并州守
將封實真為逆素延斬之時道武欲撫悅新附悔參合
之誅而素延殺戮過多坐免官中山平拜幽州刺史豪
奢放逸左遷上谷太守後賜爵陽侯時道武留心黃老
欲以純風化俗雖乘輿服御皆去雕飾素延奢侈過度
帝深銜之積其過因徵坐賜死目辰文成即位歷侍中

尚書左僕射封南平公乙渾誅亂目辰與兄順陽公謀
殺之事發目辰逃免獻文傳位有定策勲孝文即位進
爵宜都王除雍州刺史鎮長安有罪伏法爵除吉陽男
比干道武族弟比干以司衛監討白澗丁零有功賜爵
吉陽男後為南道都將戰没
高涼王孤平文第四子多才藝有志畧烈帝前元年國
有内難昭成往襄國後烈帝病篤顧命迎立昭成及崩
羣臣咸以新有大故昭成來未果宜立長君次弟屈剛

猛多變不如孤寛平柔順於是大人梁益等殺屈共推孤孤不肯

魏書載孤言曰吾兄居長應繼位我安可越次處大業

乃自詣鄴奉迎請身留為質趙王石虎義而從之昭成即王位乃分國半部與之羌子斤失職懷怨搆實君為逆死於長安道武時以孤勲高追封高涼王謚曰神武斤三傳至那皆襲爵拜中都大官驍猛善戰正平初坐

事伏法獻文即位追那功命子紇紹封霓子大曹性愿
直孝文時諸王非道武子孫者例降爵為公以大曹先
世讓國功重改封太原郡公卒無子國除宣武又以大
曹從兄子法威紹恭讓好學為穎川太守有政績孝靜
初在潁川聚衆應西魏齊神武遣將平之禮弟陵陵子
瓌其瓌子鷙孫大羆俱別見
孤孫度道武初賜爵松滋侯位比部尚書卒三傳至萇
孝文時襲爵松滋侯例降艾陵伯萇性剛毅雖有吉慶

事未嘗開口笑孝文遷都萇以代尹留眞除懷朔鎮都大將因別賜萇酒萇雖拜飲顏色不泰帝曰聞公一生不笑今方隔山當為朕笑竟不能　帝曰五行之氣偏有所不入六合之間亦何事不有左右皆把腕大笑宣武時為北中郎將帶河內太守萇以河橋船絙路狹不便行旅又秋水汎漲年常破壞乃為船路空車從京出者率令輸石一雙累以為岸橋濶來往便利近橋諸郡無復勞擾公私頼之歷位度支尚書侍中雍州刺史卒

其謚曰成萇中年以後官位微達乃自尊倨昆季不穆
性又貪虐論者鄙之萇子子華字伏榮襲爵孝莊初除
齊州刺史先是州境數經反逆邢杲之亂人不自保而
華撫集豪右委之管籥衆皆感悅境內帖然而性甚褊
急當其急也口不擇言手自捶擊長史鄭子湛子華親
友也湛不堪罵遂即去之子華雖自悔厲終不能改在
官不為矯潔之行凡有餽贈辭多受少故人不厭其取
鞫獄訊囚務加仁恕齊人樹碑頌德後除濟州刺史爾

朱兆入洛齊州地人趙洛周逐刺史丹陽王蕭賛表濟南太守房士達攝州事洛周子元顯先隨子華在濟州邀路改表請子華復為齊州刺史子華母房氏曾就親人飲食夜還大吐人以為中毒母甚憂懼子華遂掬吐盡噉之母乃安尋以母憂還都孝靜初除南兖州刺史弟子思通使關西朝廷使右衛將軍郭瓊收之子思謂瓊僕曰速可見殺何為久執國士子華謂子思曰由汝粗疏令我如此以首叩牀涕泣不自勝子思以手捋鬚

顧謂子華曰君惡體氣尋與子思俱賜死門下外省子思字衆念性剛暴恒忠烈自許

愚按魏收因子思謀入西魏故以剛暴與忠烈並言北史仍之何也

元天穆當朝權以親從薦為御史中尉先是兼尚書僕射元順奏以尚書百揆之本至於公事不應送名御史子思奏曰案御史令文中尉督司百寮治書侍御史糺察禁内又云中尉出行車輻前驅除道一里王公百辟

避路時經四帝前後中尉二十許人奉以周旋未嘗暫廢府寺臺省並從此令唯孝明時為臨洮舉哀兼尚書左僕射臣順不肯與名又不送簿故中尉臣酈道元舉奏之而順復啟云尚書百揆之本令僕納言之責不宜下隸中尉送名御史尋亦蒙敕聽如其奏從此迄今遂無準一臣初上臺欲申請決議但以權兼未宜便爾日復一日遂歷炎涼去月朔旦臺移尚書索應朝名帳而省稽留不送尋復移催忽尚書郎中裴獻伯後注云案

舊事御史中尉逢臺郎於複道中尉下車執板郎中車上舉手禮之以此而言明非體敵臣見而怪愕以都省別被新式改易高祖舊名即遣移問事何所依又獲尚書中郎王元旭報出蔡氏漢官似非穿鑿始知裴王亦規壞典謨心欲自矯臣案漢書宣秉傳詔徵秉為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俱會殿廷並專席坐京師號三獨坐又尋魏書崔琰傳晉文陽傳嘏傳皆云既為中丞百寮震悚以此而言則中丞不揖省郎久矣憲臺不

屬都堂亦非一日又尋職令云朝會失時即加彈糾則百官簿帳應送上臺明矣又皇太子以下違犯憲制皆得糾察則令僕朝名宜付御史又彰矣若不付名否職臧何驗臣順專執未為平通先朝曲遂豈是正法謹案尚書郎中臣裴獻伯王元旭等望班士流早參清宦輕美短札苟執異端此而不綱將墜朝令請以見事免獻伯等所居官付法科處尚書納言之本令僕百揆之要同彼浮虛助茲乖失宜明首從節級其罪詔曰國異政不

可可據古事付司檢高祖舊格推處得失以聞尋從子思奏仍爲元天穆所忿遂停元顥之敗封安定縣子孝靜時位侍中死萇弟珍字金省襲爵艾陵男宣武時曲事高肇遂爲帝寵昵彭城王勰賜死珍率壯士害之後卒於尚書左僕射平弟長生長生子天穆性和厚美形貌射有能名六鎮之亂尚書令李崇廣陽王深北討天穆以太尉奉使慰勞諸軍路出秀容見爾朱榮深相結託約爲兄弟未幾改投別將赴秀容爲榮腹心除并州

刺史及榮赴洛天穆參其始謀
伽藍記曰穆年大榮兄事之榮為盟主穆亦拜榮
孝莊踐祚除太尉封上黨王徵赴京師後增封通前三
萬戶尋監國史録尚書事開府世襲并州刺史初杜洛
周鮮于修禮為寇瀛冀諸州人多避亂南向幽州前北
平府主簿河間邢杲擁率部曲屯據鄚城以拒洛周葛
將三載及廣陽王深等為葛榮敗杲南度居青州北海
靈太后詔流人所在皆屬郡縣選豪右為守令撫鎮之

時青州刺史元世儁表置新安郡以杲為太守未報會臺簡授郡縣以杲從子子瑤資蔭居前授河間太守杲深恥恨遂反所遂流人先為土人所陵忽聞杲起逆率來從之旬朔間衆踰十萬先是河南人嘗笑河北人好食榆葉故齊人號踏榆賊杲東掠光州盡海而還又破都督李叔仁軍詔天穆與齊神武共討大破之杲請降傳斬京師時元顥乘虛陷榮陽天穆聞孝莊北巡自畢公壘北度會車駕於河內爾朱榮以天時炎熱欲還師

天穆固執不可榮從之帝還宫加太宰羽葆皷吹增邑
通前七萬戶天穆以踈屬本無德望憑藉爾朱爵位隆
極當時熏灼朝野王公已下每旦盈門受納財貨珍寶
充積而寬柔容物不甚見忌帝以其榮黨外示優寵詔
天穆乘車馬出入大司馬門天穆與榮相倚世隆等雖
榮子侄位遇已重天穆曾言其失榮即加杖其相親任
如此帝内畏惡之與榮同時見殺節閔初贈丞相柱國
大將軍雍州刺史假黃鉞謚武昭子儼襲美才貌位都

官尚書及齊受禪閒欶名假病遂怖而卒

西河公敦平文帝曾孫道武初從征名冠諸將後從征

中山所向無前明元時拜中都大官太武時進爵西河

公寵遇彌篤卒

武衛將軍謂烈帝第四子寬雅有將畧常從道武征討

有功除武衛將軍子烏真膂力絕人隨道武征伐屢有

戰功官至鉅鹿太守子興都聰敏剛毅文成時爲河間

太守賜爵樂城子爲政嚴猛百姓憚之獻文初以子丕

貴重進爵樂城侯謝老歸家帝益禮之賜几杖服物致膳於第其妻婁氏為東陽王太妃卒追贈定州刺史河間公謚曰宣丕太武時從駕臨江賜爵興平子獻文即位累遷侍中丞相乙渾謀反丕以奏聞詔收渾誅之遷尚書令改封東陽公孝文時封東陽王拜侍中司徒公

魏書曰時有諸疑事三百餘條敕丕制次率皆平允丕子超生車駕親幸其第以執心不二詔賜丕入八議傳示子孫犯至百聽責數恕之放其同籍丁口雜使役

詶求受復除若有奸邪譏毀即加斬戮尋遷太尉録尚書事時淮南王佗淮陽王尉元河東王苟頹並以舊老見禮每有大事引入禁中乘步挽杖於朝進退相隨丕佗元三人皆容貌壯偉腰帶十圍大耳秀眉鬚鬢斑白百寮觀瞻莫不祗聳惟苟頹小短劣姿望亦不逮孝文文明太后重年敬舊存問周渥丕聲氣高朗博記國事饗宴之際恒居坐端必抗音大言叙列既往成敗帝后敬納焉然諂事要人驕侮輕賤每見王叡苻承祖常傾

身下之時文明太后為王叡造宅故亦為丕造甲第第
成帝后幸之率百官饗宴使尚書令王叡宣詔賜丕金
印一鈕太后親造勸誡歌辭以賜羣官丕上疏賛謝太
后令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君則亡逸於上臣則履氷
於下若能如此太平豈難致乎及丕妻段氏卒謚曰恭
妃又特賜丕金券後例降王爵封平陽郡公求致仕詔
不許及車駕南伐丕與廣陵王羽留守京師並加使持
節詔丕羽曰留守非賢莫可太尉年尊德重位總阿衡

羽朕之懿弟溫柔明斷故使留守京邑授以二節賞罰在手其祗允成憲以稱朕心丕曰謹以死奉詔羽對曰太尉宜專節度臣但可副貳而已帝曰老之智少之決汝何得辭及帝還代丕請作歌詔許之歌訖乃詔丕等以移都之事使各陳志燕州刺史穆羆進曰今四方未平謂可不移臣聞黃帝以天下未定故居涿鹿古昔聖王不必悉居中原帝曰黃帝雖居涿鹿既定亦遷河南

廣陵王羽曰謂決之卜筮

愚按謂訊卜筮魏書以爲丕言魏書太冗謹錄資治通鑑所記於左　魏主還平城使羣臣更論遷都利害燕州刺史穆羆曰今四方未定未宜遷都且征代無馬將何以克帝曰廐馬在代何患無馬今代在恒山之北九州之外非帝王之都尚書於杲曰臣非以代地勝伊洛之美但先帝以來久居於此百姓安之一旦南遷衆情不樂丕曰遷都大事當訊之卜筮帝曰昔周召聖賢乃能卜宅今無其人卜之何益且卜

以決疑不疑何卜
帝曰昔軒轅請卜兆龜焦乃問天老謂為善遂從其言
終致昌吉然則至人之量未然審於龜矣帝又詔羣臣
曰昔平文棄背率土昭成營居盛樂道武神武遷居平
城朕幸屬勝殘之運故宅中原北人比及十年使其徐
移朕自多積儲不令窘乏前懷州刺史青龍前秦州刺
史呂受恩等仍守愚固帝皆撫而答之辭屈退帝又將
北巡丕還太傅録尚書事頻表固諫詔斷表啟就家拜

授丕留守又詔在代之事一委太傅賜帝所乘車馬往
來府省丕雅愛本風至於變俗遷洛改官制服禁絶舊
言皆所不願帝亦不逼之但誘示大理令不生同異至
於衣冕已行朱服列位而丕猶胡服列在坐隅晚乃稍
加弁帶而不能修飾容儀帝以丕年衰體重亦不彊責
及罷降非道武子孫及異姓王者為公丕利享封邑亦
不悅帝南征丕表乞少留思更圖後舉會司徒馮誕卒
詔六軍反旆丕又以熙薨於代都表求駕親臨詔曰今

洛邑肇構跂望成勞安有天子之重遠赴舅國之喪天下至重君臣道懸豈宜茍相誘引陷君不德令僕已下可付法官貶之又詔以丕為都督領并州刺史後詔以平陽畿甸改封新興公初李沖德望所屬又當時貴要丕遂為子超娶沖兄女即伯尚妹也丕前妻子隆及同産數人別居後得宮人所生同宅共産父子情因此偏丕父子不樂遷洛帝發平城太子恂留舊京及將還洛隆與穆泰等密謀留恂舉兵據陘北丕時以老居并州

雖不預始計而隆超咸以告丕丕外慮不成口雖致難心頗然之及帝幸平城推穆泰等首謀隆兄弟並是泰黨丕亦隨駕至平城每貿問令丕坐觀與元業等兄弟並坐謀逆有司奏處孥戮詔以丕應連坐但以先許不死躬非染逆聽免死仍為太原民其後妻二子聽隨隆超母弟及餘庶兄弟皆徙敦煌丕時年垂八十猶自平城力載隨駕至洛帝每遣左右慰勉之乃還晉陽孝文崩丕自并來赴宣武引見以丕舊老禮之有加尋敕留

洛陽後宴於華林都亭特令二子扶侍坐起至仕歷六
世垂七十年位極公輔而還爲庶人然猶心戀京邑中
能自絕人事詔以丕爲三老景明四年薨年八十二贈
左光祿大夫冀州刺史諡曰平長子隆先以反誅隆弟
乙升超亦同誅
河間公齊烈帝玄孫少雄傑魁岸太武征赫連昌馬蹶
賊逼帝齊以身蔽捍決死力戰賊乃退帝得上馬是日
微齊幾殆帝以微服入城齊固諫不許乃與數人從帝

入城内既覺諸門悉閉帝及齊等因入其宫得婦人裙繫槊上帝乘而上因此得拔齊有力焉賜爵浮陽侯從征和龍以功拜尚書進爵為公後與新興王俊討禿髮保周坐事免官爵宋將裴方明陷仇池太武復齊前將軍與建興公右弼討之遂克仇池咸振羌氐復賜爵河間公與武都王楊保宗對鎮駱谷時保宗弟文德説保宗閉險自固有期矣秦州主簿邊因知之密告齊齊晨詣保宗呼曰古弼至欲宣詔保宗出齊叱左右扶保宗

上馬馳驛送臺諸氏遂推文德為主求援於宋宋遣將房亮之符昭啖龍等率衆助文德齊擊斬龍翁亮之氏遂平以功拜內都大官卒謚敬王長子陵襲爵陵性抗直天安初為乙渾所害陵弟蘭以忠謹見寵孝文初賜爵建陽子卒於武川鎮將子志字猛略少清辯彊幹歷覽書傳頗有文才為洛陽不避彊禦與御史中尉李彪爭路俱入見面陳得失彪言御史中尉辟承華蓋駐論道劍鼓安有洛陽令與臣抗衡志言神鄉縣主普天之

下誰不編戸豈有俯同衆官趨避中尉孝文曰洛陽我之豐沛自應分路揚鑣自今後可分路而行及出與庭折尺量道各取其半帝謂邢巒曰此兒竟可所謂王孫公子不鏤自彫巒曰露行霜除故多勁節非鷹則鳳其在本枝也員外郎馮俊昭儀之弟恃勢恣撾所部里正志令主吏收繫處刑除官由此忤旨左遷太尉主簿俄為從事中郎車駕南征帝微服覘戰所有箭欲犯帝志以身鄣之帝得免矢中志目因此一目喪明以志行恒

州事宣武時除荆州刺史還朝御史中尉王顯奏志在州日抑買良人為婢會赦免孝明初蕭廷尉卿後除楊州刺史賜爵建忠伯志在州威名雖減李崇亦為荆楚所憚尋刺史雍州晚年就聲伎在楊州侍側將百人麗服珍麗冠一時及在雍州愈尚華侈聚歛無極聲名遂損莫折念生反詔志為西征都督討之念生遣其弟天生屯龍口與志相持為賊所乘遂棄大衆奔還岐州賊遂攻城州刺史裴芬之疑城人與賊潛通將盡出之志

不聽城人果開門引賊鏁志及芬之送念生見害節閔初贈尚書僕射太保

扶風公處真烈帝後少以壯烈聞位殿中尚書賜爵扶風公委以大政甚見尊禮吐京胡曹僕渾等叛招引朔方胡為援處真與高涼王那等討滅之性貪婪在軍烈暴坐事伏法

文安公泥國之疏族性忠直有智畫道武厚遇之賜爵文安公拜安東將軍卒子屈襲明元時居門下出納詔

命性明敏善奏事每合上旨賜爵元城侯加功勞將軍與南平公長孫嵩白馬崔宏等並決獄訟明元東巡命屈行右丞相山陽侯奚斤行左丞相共掌軍國甚有聲譽後吐京胡與離石胡叛置立將校外引赫連勃勃屈督會稽劉潔永安侯魏勤捍之勤没於陣潔墜馬胡執送勃勃唯屈衆猶存明元以屈没二將欲斬之時并州刺史元六頭荒淫乃赦屈令攝州事屈嗜酒頗廢政事帝積其前後失檻車徵還斬於市子磨渾少為明元

所知元紹之逆明元潛隱於外磨渾與叔孫詐云明元所在紹使帳下二人隨磨渾往規為逆磨渾既出便縛帳下詣明元斬之帝得磨渾大喜因為羽翼以勳賜爵長沙公拜尚書出為定州刺史卒

昭成皇帝九子庶長曰寔君次曰獻明帝次曰秦王翰次曰閼婆次曰壽鳩次曰紇根次曰地干次曰力真次曰窟咄（寔君別見）

秦王翰少有高氣年十五便請征伐昭成壯之使領騎

二千長統兵號令嚴信多有尅捷建國十五年卒道武即位追贈秦王諡曰明子儀長七尺五寸容貌甚偉美髯有筭畧少能舞劍騎射絕人道武幸賀蘭部侍從出入登國初賜爵九原公從破諸部有謀戰功帝將圖慕容垂遣儀觀釁垂問儀道武不自來意儀曰先人以來世據北土子孫相承乃祖受晉正朔爵稱代王與燕世為兄弟儀之奉命理謂非失垂壯其對因戲曰吾威加四海卿主不自見吾云何非失儀曰燕若不脩文德欲

以兵威自强此本朝將帥事非儀所知也及還報曰垂
死乃可圖今則未可帝作色問之儀曰垂年已暮子寶
弱而無威謀不能決慕容德自負才氣非弱主臣釁將
内起方可圖之帝以為然後改封平原公道武征衛辰
儀出别道獲衛辰尸傳首行宫帝大喜徙封東平公命
督屯田於河北自五原至稒陽塞外大得民心慕容寶
寇五原儀躡朔方要其還并州平儀功多遷尚書令從
圍中山慕容德之敗

愚按德時在鄴亦未嘗敗於中山疑德仍普驎之誤

資治通鑑普驎作麟

帝以普驎妻周氏賜儀并其僮僕財物尋遷都督中外諸軍事左丞相進封衛王中山平遣儀討鄴平之道武將還代都置中山行臺詔儀守尚書令鎮之遠近懷附尋徵儀以丞相入輔又從征高車儀別從西北破其別部又從討姚平有功賜以絹布綿牛馬羊等儀膂力過人弓力將十石陳留公虔矟大稱異時人云衛王弓桓

王稍太武初育道武喜夜召儀入曰卿聞夜喚乃不怪
懼乎儀曰臣推誠事陛下忽夜奉詔怪有之懼實無帝
告以太武生賜儀御馬御帶縑錦等先是上谷侯岌張
衮代都許謙等有名初來入軍聞儀待士先就儀儀並
禮之共談當世之務
魏書曰儀指畫山河分別城邑成敗要害造次畢舉
謙等三人曰平原公有不世之畧吾等宜附其尾道武
以儀器望待之尤重數幸其第如家人禮儀矜功恃寵

遜與宜都公穆崇伏甲謀亂崇子遜留在仗士中道武召之遜留闕召恐事發踰墻告狀帝秘而恕之天賜六年天文多變占者云當有逆臣伏尸流血帝惡之頗殺公卿欲厭天災儀內不自安單騎遁走帝使人追執之賜死葬以民禮儀十五子纂五歲道武命養宮中恩與諸皇子同太武踐阼除定州刺史封中山公進爵為王步挽几優異之纂好酒愛佞政以賄成太武殺其親嬖後悔過脩謹拜內大將軍居官清約簡慎更稱廉平纂

於宗屬最長宗室有事咸就諮焉薨諡曰簡慕弟良性忠篤明元追錄儀功封南陽王以諮儀後良弟幹善弓馬明元於白登之東北有雙鴟飛鳴於上帝命左右射之莫能中鴟旋飛稍高幹以一箭下雙鴟帝賜之御馬弓矢金帶一以旌其能軍中號幹為射鵰都將從太武南巡進爵新蔡公文成即位拜都官尚書卒諡曰昭子禎膽氣過人太武時為司衛監從征桑然忽遇賊別部多少不敵禎乃就山解鞍放馬示有伏賊果疑而避

之孝文初賜爵沛郡公後拜南豫州刺史大胡山蠻好鈔掠前後守牧覊縻而已禎乃召新蔡襄城蠻首使之觀射先選左右能射者二千餘人禎自發數箭皆中因命左右以次射先出一囚犯死罪者使參射限不中禎即責斬之蠻魁等伏伎畏威相視股慄又預教左右取死囚十人皆著蠻衣云是鈔賊禎乃臨坐偽舉目瞻天微有風動禎謂蠻曰風氣稍暴似有鈔賊入境不過十人當在西南五十里許即命騎追掩果縛送十人禎告

諸壘曰爾鄉里作賊如此合死否壘等皆叩首曰合萬
死禎即斬之因慰諭遣還自是境無暴掠淮南人相率
投附者三千餘家置城東汝水側名曰歸義坊初豫州
城豪胡丘生數與外交通及禎為刺史丘生嘗有犯懷
恨圖為不軌詐以昏進城告人云刺史欲遷城中大家
向代共謀翻城城人石道起密告禎宜速掩丘生幷諸
預謀者禎曰吾不負人人何以叛但為丘生誑誤若即
收掩衆必大懼吾靜以待之不久自當悔服語未訖城

中三百人自縛詣州門陳丘生謫誑罪而丘生單騎逃走禎恕而不問後徵為都收尚書卒贈侍中儀同三司謚簡公有八子第五子瑞初瑞母尹氏有娠致傷後晝寢夢一老翁具衣冠告曰吾賜汝一子勿憂寤而私喜又問筮者筮者曰大吉未幾生瑞禎以為協夢故名瑞字天賜位太中大夫卒贈太常卿儀弟烈剛武有智畧元紹之逆百寮莫敢有聲惟烈行出外詐附紹募執明元紹信之自延秋門出遂迎立明元以功進爵陰平王

䕫謚曰熹子求襲弟道子位下大夫道子孫晏孝靜初累遷吏部尚書平心不撓時論稱之出為瀛州刺史在任未幾百姓欣賴蔣天樂之逆見引諂録送定州賜死晏好集圖籍私書多於秘閣諸有假借咸不逆其意以此見稱烈弟䣕勇烈有膽氣少與兄儀從道武侍衛左右使於慕容垂垂末年政在羣下遂止䣕求賂道武絶之䣕率左右馳還為垂子寶所執遂待之更厚因留心學業誦讀經書數十萬言垂國人咸稱之道武討中山

慕容普驎遂害觚以固衆心帝聞之哀慟及平中山發普驎塚斬其尸收議害觚者傳高霸程同等皆夷五族以大刃剉殺之乃塟觚追謚秦愍王封子䕫為豫章王以紹觚

常山王遵壽鳩子少壯勇不拘小節道武初有佐命勲賜爵畧陽公慕容寶之敗别率騎七百邀其歸路由是有參合之捷及平中山拜尚書左僕射加侍中領勃海之合口及愽陵勃海羣盜起遵討平之遷州牧封常山

王遵好酒色天賜四年坐醉亂失禮於太原公主賜死

埜以民禮子素明元從母所生特見親寵太武初復襲

爵休屠郁原等叛素討之斬渠帥徙千餘家於涿鹿之

陽立平原郡處之及平統萬以素有威懷之畧拜假節

征西大將軍鎮之後拜内都大官文成即位務崇寛政

罷諸雜調有司奏國用不足固請復之唯素曰臣聞百

姓不足君孰與足帝善而從之

魏書曰帝詔羣臣議定皇子名素及司徒陸麗議曰

古帝王制名體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陛下
運當盛明誕生皇子宜以德命從之
素宗屬之懿又年老帝每引入訪以政事固辭疾歸第
雅性方正居官五十載終始若一時論賢之薨謚曰康
陪葬金陵配饗廟廷長子陵年十七從太武獵遇一猛
虎陵空手搏獸帝曰汝材力絕人當為國立功勿如此
也即拜內行阿干又從平涼州沮渠茂虔令一驍將與
陵相擊兩槊皆折陵抽箭射之墜馬陵恐其救至未及

拔劒以刀子戾其頸使身首異處帝壯之即日拜都幢將封曁陽子卒於中軍都將弟陪斤襲坐事國除陪斤子昭小字阿倪尚書張彝引兼殿中郎孝文將爲齊郡王簡舉哀而昭作宮懸帝大怒詔曰阿倪愚騃誰引爲郎黜彝白衣守尚書昭遂停廢宣武時昭從弟暉親寵用事稍遷左丞宣武崩于忠執政昭爲黃門郎又曲事之專權擅威枉陷忠良多昭指導靈太后臨朝爲尚書河南尹聾而佷戾理務峭急所在患之尋出爲雍州刺

史貪虐大為民害後入為尚書諂事劉騰進號征西將軍卒贈尚書左僕射納貨元叉贈禮優越子玄字彥道以節儉知名孝莊時為洛陽令節閔即位玄表請塟孝莊時議善之後除尚書左丞孝武即位以孫騰為左僕射騰齊神武心膂仗入省玄依法舉劾咸為玄懼孝武重其強正封臨淄縣子及從入關封陳郡王位儀同三司加開府薨謚曰平昭弟紹字醜倫少聰慧還尚書右丞紹斷決不避強禦宣武詔令檢趙脩獄以脩佞幸因

加杖致死帝責紹不重閒紹曰修姦佞甚於董賢若不因釁除之恐陛下復被哀帝之名以其言正遂不罪及出廣平王懐拜紹賀曰阿翁乃皇家正直雖未雲汲黯何以仰過紹曰但戮之稍晚以為愧耳卒於涼州刺史陪斤弟忠字仙德以忠謹聞孝文時累遷右僕射賜爵城陽公加侍中鎮西將軍有翼賛之勤百寮咸敬之太和四年病篤辭退養疾於高柳駕親送都門外羣寮侍臣執别者莫不涕泣及卒皆悼惜之謚曰宣命有司為

立碑銘傳爵至孫懋字伯邕襲爵降為侯從孝武入關封北平王薨贈尚書左僕射謚曰貞慧子順字敬叔從孝武入關封濮陽王位侍中及帝暴崩秘未發喪諸人多舉廣平王贊為嗣順於别室垂涕謂周文曰

資治通鑑載順言曰高歡逼逐先帝立幼主專權明公宜反其所為

廣平雖親年德並茂不宜居大寶宜立長君周文深然之因宣國諱上南陽王尊號以順為中尉行雍州事又

加開府儀同三司秦州刺史順善射孝武在洛戲射於
華林園以銀酒巵容二升許懸百步外命善射者十餘
人共射中者賜之順發矢即中帝大悅并賞金帛順仍
於箭孔處鑄一銀童足蹈金蓮手持劖炙遂勒背上序
其射工子偉字大猷有清才大統十六年封南安郡王
及尉遲迥伐蜀以偉為司録書檄文言皆偉所為六官
建拜師氏下大夫改淮南縣公周明帝初拜師氏中大
夫受詔於麒麟殿刊正經籍

周書曰偉保定二年遷成州刺史政尚清靜百姓悅

附流民復業者三千餘口

建德中累遷小司寇使報聘於齊是秋武帝親戎東討

偉遂為齊所留齊平方見釋加授上開府後除襄陽刺

史位大將軍偉性溫柔好虛靜篤學愛文

周書曰政事之暇未嘗棄書

初自鄴還庾信贈其詩曰梁亡垂棘反齊平寶鼎歸為

詞人所重如此後疾卒武弟壽與少聰慧好學宣武初

為徐州刺史在官貪虐失人心從兄侍中暉深害其能因譖於帝詔尚書崔亮馳驛檢覈亮受暉旨遂鞭撻三孀婦令誣稱壽興壓已為婢壽興恐不免乃令其外弟中兵參軍薛修義將車十乘運小麥經其所禁之旁壽興因踰墻出修義以大木函盛壽興加麥其上載之出遂至河東匿修義家逢赦乃出見帝自陳為暉譖帝亦更無所責初壽興為中庶子時王顯在東宮素賤因公事杖顯四十及顯有寵為御史中尉因奏壽興在家懷

怨誹謗朝廷乘帝大醉奏其事命帝注可付壽興賜死帝書半不成字見者知非本心但懼暉顯咸不敢申拔及行刑日顯自往視壽興命筆自作墓誌銘曰洛陽男子姓元名景有道無時其年不永顧謂其子曰我柩中可著紙百張筆兩枚吾欲訟顯地下若高祖有靈百日內必取顯如遂無知亦何足戀及宣武崩顯尋被殺靈太后臨朝三公郎中崔鴻疏理壽興贈豫州刺史諡曰莊子最字幹從孝武入關封樂平王位侍中兼尚書左

僕射加特進壽興弟益生少亡子昆字休弼孝武在藩
邸少親之及即位岀必陪乘入卧内及帝與齊神武有
隙時議者各有異同或勸天子入夷或言與齊神武决
戰或云奔梁唯昆數人以關中帝王桑梓慇懃叩請西
入策功論賞與領軍斛斯椿等十三人為首封魏郡王
時王者邑止一千戶唯昆邑一千五百齊神武宣告關
東云將天子西入事起元毗雖百赦不原䰠謚曰景子
綽忠弟德三傳至巖字子仲孝武初授兖州刺史時城

人王奉伯等相扇謀逆嶷棄城出走詣齊州刺史尉景本州刺史蔡儁各部在州士民往討之嶷返復任封濮陽縣伯孝靜時轉尚書令攝選部嶷雖居重任隨時而已薨於瀛州刺史贈司徒公謚靖懿悝弟暉字景襲少沉敏頗涉文史宣武即位為給事黄門侍郎初孝文遷洛舊貴皆難之時欲和衆情遂許冬居南夏居北宣武頗惑左右言外人皆有還北之問至榜賣田宅不安其居暉請間言事具奏所聞曰先皇移都以百姓戀土故

發冬夏二居之詔權寧物意耳且比來遷人安居歲久公私計立無復還情願終高祖成業勿信邪臣不然之說帝納之再遷侍中領右衛將軍雖無補益深被親寵凡禁中要密事暉別奉旨藏於櫝內唯暉入乃開其餘侍中黃門莫有知者侍中盧昶亦蒙恩眄故時人號曰餓彪將軍飢鷹侍中遷吏部尚書納貨用官皆有定價大郡二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餘官職各有差號曰市曹出為冀州刺史下州日連車載物發信都至

湯陰首尾相屬不斷其車少脂角即於道上所逢牛生截取角充用暉檢括丁戶聽其歸首出調絹五萬匹然聚斂無極百姓患之孝明初徵拜尚書左僕射詔攝吏部選事

魏書曰暉尚疏言治人之本實係牧守宜令三司人座侍中黃門各布耳目外訪州鎮特守令能否若德教有方清白獨著宜以名聞即加褒陟若治績無效貪暴遠聞亦便示牒䓁加貶退又表御史之任鷹鸇

是遂若選後生年少氣血方剛者恐其輕肆勁直傷
物必廣宜簡宿官經事忠良平慎者充之詔付外行
後詔暉與任城王澄京兆王愉東平王匡共決門下大
事暉又上書論政要其一曰御史之職務使得賢必得
其人不拘階秩久於其事責其成功其二曰安人寧邊
觀時而動頃來邊將亡遠略貪萬一功楚梁之好未聞
蠶婦之怨屢結乃庸人銳於姦利所致平吳之計自有
良圖不在一城一戍又河北數州國之計本饑荒多年

戶口流散兵復徵發愚謂數年以來唯宜靜邊以息名
役安人勸農惠此中夏請嚴敕邊將自今賊戍求内附
不聽輙遣援接皆須表聞違者雖有功請以違詔書論
三曰國之資儲唯藉河北今饑饉積年戶口逃散生長
姦詐因生隱藏出縮老小妄注死失收民租調割入於
己人困於下官損於上自非更立權制善加檢括損耗
方未已請求其議明宣條格帝納之暉雅好文學招集
儒士崔鴻等撰錄百家要事以類相從名曰科錄凡二

百七十卷上起伏羲迄於晉凡十四代暉疾篤表上之
卒賜東園秘器贈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司空公謚
曰文憲子弼字宗輔性和厚美容儀以孝莊舅子壻特
封廣川縣子天平初累遷尚書令弼妹為孝武所納
愚按孝武遺諭納弼妹豈又一明月耶然考孝武奔
長安孝靜乃立天平孝靜年號也孝武必神武之訛
以親情見委禮遇特隆歷中書監録尚書事位特進宗
師省受禪除左光禄大夫天保三年卒十年諸子與諸

兄同誅死弼弟子士將有巧思至齊武成時位將作大
匠德弟贊有名譽好陳軍國事宜初置司州以贊為刺
史賜爵上谷侯孝文戒贊布化畿甸可宣孝道必令風
教洽和自今有不孝不悌者比其門樹以刻其柱又詔
司州刺史官尊位重職總畿甸但諸王年少未閑政體
故以受贊庶能助暉道化令司州始立郡縣初置公卿
已下皆有本屬可人擧子弟用相展敬於是賜名贊詔
贊乘步挽入殿門加太子少師遷左僕射孝文將謀

遷洛諸公多異同惟贊贊成大策帝每歲南伐執手寄以後事卒贈衛將軍僕射如故後以留守贊輔功進封晉陽縣伯贊弟淑字買仁彎弓三百斤善騎射孝文時為河東太守河東俗多商賈罕事農桑有年三十不識耒耜者淑下車勸課躬往教示二年間家給人足民間謡曰秦州河東杼柚代舂元公至止田疇始理卒於平城鎮將謚曰靜有七子李海字元泉兄弟中最有名位洛州刺史李海妻司空李沖女孝莊從母賜爵唐郡君

時政在爾朱禍難方始勸季海為外官及孝莊之難季海果以在藩得免從孝武入關封馮翊王位中書令雍州刺史還司空薨謚曰穆子亨字德良遇東西分隔年方數歲與母李居洛陽齊神武以亨父在關西禁固之李遂稱凍餒得就食湯陰託大豪李長壽攜亨及孤姪數人至長安周文以功臣子甚禮之大統末襲爵馮翊王

隋書曰亨受拜日悲慟不自勝

累遷勲州刺史改封平凉王周受禪例降為公隋文帝
受禪自洛州刺史
隋書曰文帝為丞相洛陽人梁康邢流水等皆舉兵
應尉遲迥旬日間衆至萬餘州治中王文舒潛與康
相結將圖亨亨隂知其計乃選關中兵二千人為左
右執文舒斬之復以兵襲破康等
徴拜太常卿尋出為衛州刺史在職八年風化大洽以
老病乞骸骨吏民詣闕表留帝嗟嘆久之其年亨以篤

疾重請還京帝令使者致醫藥問動靜相望於道卒於

家謚曰宣

陳留王虔紇根子登國初賜爵陳留公與衛王儀破黜

弗部從衛辰慕容寶來寇虔絶其左翼寶敗垂恚甚遂

來寇桑乾虔勇而輕敵於陣戰沒虔姿貌魁傑武力絶

倫每以矛細短大作之猶患其輕復綴鈴刃下弓刀尤

倍常皆貯代京武庫以其神異常存而志之虔常以矟

刺人遂貫而高舉又嘗以一手頓矟於地馳馬僞退

敵人爭取引不能出虔引弓射之一箭殺二三人搖矟之徒亡魂散走徐令人取矟去每從征討及為偏將嘗先登陥陣勇冠當時敵無衆寡莫敢抗其前者及薨舉國悲嘆道武傷惜者數焉追謚陳留桓王配饗廟庭封其子悅為朱提王悅外和内佷道武以桓王死王事特加親寵為左將軍襲封後為宗師悅恃寵驕矜每謂所親王洛生之徒曰一旦宫車晏駕吾止避衛王除此誰在吾前衛王儀美鬚髯為内外所重故云初秦主姚興贖

狄伯支悦送之路由鴈門悦因背誘姦豪以中其意後遇譴逃奔鴈門規收豪傑欲圖不軌為土人執送帝恕而不罪明元即位引悦入侍仍懷姦計説帝云京師雜人不可保信宜誅其非類者又鴈門人多詐并可誅之欲雪其私忿帝不從悦内自疑懼懷刃入侍謀為大逆叔孫俊疑之竊視其懷有刃執而賜死弟崇太武詔令襲桓王爵崇性沉厚初衛王死後道武欲敦宗親詔引諸王子弟入宴常山王素等三十餘人咸疑與衛王相

坐疑懼將奔柔然惟崇獨至道武甚悅厚加禮賜遂寵
敍之素等亦安久之拜并州刺史有政績從征柔然別
督諸軍出大澤越涿耶山威懾漠北薨謚曰景王子建
降爵為公曾孫暉暉字叔平鬚眉如畫進止可觀好涉
獵書記少得美名於長安周文禮之命與諸子遊處每
同硯席情契甚厚再遷武伯下大夫時突厥屢為寇將
與結和親令暉賫錦綵十萬使突厥說以利害可汗大
悅遣其名王隨獻方物俄拜儀同三司周武帝聘突厥

后令暉致禮授開府轉司憲大夫及平關東使暉安集河北封義寧子隋文帝總百揆加上開府進爵為公開皇初拜都官尚書兼領太僕奏論決杜陽水灌三時原溉舄鹵地數千頃民頼其利再遷兵部尚書監漕渠役未幾坐事免項之拜魏州刺史頗有惠政後以疾去職卒于京帝嗟悼久之敕鴻臚監護喪事諡曰元虔兄顗性嚴重少言道武常欺之雅有謀策從平中山以功賜爵蒲城侯特見寵厚給鼓吹羽儀禮同岳牧蒞政以威

信著稱居官七年乃以元易干代顗為郡時易干子萬言寵於道武易干恃子輕顗輕騎卒至排顗墜牀而據其坐顗不知代已謂以罪見捕既而知之恥其侮慢謂易干曰我更滿被代常也汝無禮見辱豈可容哉遂搏而敍之以狀聞道武壯之萬言累訴諂顗輸贖顗乃自請罪赦之復免其贖病卒子崙太武時襲父爵以功除統萬鎮將後從永昌王仁南征別出汝陰濟淮宋將劉康祖屯於慰武亭以邀軍路師人患之崙曰今大風既

勁若令推草車方軌並進乘風縱煙火以精兵自後乘之破之必矣從之斬康祖傳首行宫文成即位除秦州刺史進爵隴西公卒謚曰定公子琛嗣

毗陵王順地干子性踈佷登國初賜爵南安公及道武討中山留順守京師栢肆之敗軍人有亡歸者言大軍奔散不知帝所在順聞欲自立納莫題諫乃止時賀力眷等聚衆作亂於陰館順討之不尅乃自白登南入繁時故城阻㶟水為固以寧人心道武善之進封為王位

司隷校尉道武好黄老數召諸王及朝臣親説之在坐莫不祗肅唯順獨坐寐不顧而唾帝怒廢之以王薨於家

遼西公意烈力真子先没於慕容垂道武征中山棄妻子迎於井陘及平中原有戰獲勲賜爵遼西公除廣平太守時和跋為鄴行臺意烈性雄耿自以帝屬恥居跋下遂陰結徒黨將襲鄴發覺賜死子拔干博知古今道武以拔干宗親雖其父有罪猶委之心腹有計畧屢効

忠勤明元踐祚除勃海太守吏民樂之賜爵武遂子轉
平原鎮將得將士心卒謚曰靈公曾孫洪超頗有學涉
大乘賊亂後詔洪超持節兼黃門侍郎綏慰冀部還上
言冀土寬廣界去州六七百里負海險遠宜分置一州
鎮遏海曲朝議從之遂立滄州卒於北軍將光祿大夫
意烈弟勃善射御以勲賜爵彭城公卒長子粟襲太武
時督諸軍屯漠南粟亮直善御衆撫恤將士與同勞逸
征和龍以功進封為王薨陪葬金陵粟弟渾少善弓馬

會有諸方使太武命渾射獸三頭發皆中舉坐咸以為善及為宰官尚書頗以驕縱為失坐事免徙長社為人所害子庫汗為羽林中郎將從北巡有兔起乘輿前命庫汗射之應弦斃太武悦賜一金以旌其能文成起景穆廟賜爵陽豐侯獻文即位復造文成廟進為公庫汗明於斷決每奉使察行州鎮折獄以情所歷皆稱之秦州父老詣闕乞庫汗為刺史者前後千餘人朝廷許之未及遣遇病卒子古辰襲

窟咄昭成崩後苻洛以其年長逼徙長安秦王苻堅禮之教以書學

晉書曰代王什翼犍子翼圭縛父降堅以翼犍荒俗命入太學習禮遷翼圭於蜀堅嘗之太學問翼犍曰中國以學養性而人壽考漠北噉牛羊而人不壽何也翼犍不能荅又問卿種人堪將者堪為國用對曰漠北人捕六畜逐水草而已何堪為將又問好學否對曰若不好學陛下教臣何為觀此皆窟咄與堅問

畣也昭成先已被弒何得至長安習禮且無父子俱

名翼者皆晉書訛

因亂隨慕容永東還永以為新興太守劉顯之敗遣弟亢埿等迎窟咄遂逼南界諸部騷動道武左右于桓等謀應之同謀人單烏干告帝帝慮駭人心沉吟未發後三日桓以謀白其舅穆崇崇又告之帝乃誅桓等五人餘莫題等七姓悉原不問帝慮內難乃北踰陰山幸賀蘭部遣安同及長孫賀請兵於慕容垂賀亡奔窟咄同

間行達中山垂遣子賀驎率步騎六千隨之同與垂使人蘭紇俱還達牛川窟咄兄子意烈要之同隱商賈囊中至暮入空井得免仍奔賀驎賀驎軍既不至窟咄稍前逼賀染干染干陰懷異端乃為窟咄來侵北部人皆驚異莫有固志於是北部大人叔孫普洛節及諸烏丸亡奔衛辰賀驎聞之遽遣安同朱譚等來衆既知賀驎軍近乃稍定道武自弩山幸牛川窟咄進屯高柳道武復使同詣賀驎剋會期同還帝踰參合出代北與賀驎

會於高柳窟咄窮迫望旗奔走衛辰救之帝悉收其衆

賀驎別帝歸中山

愚讀新唐書宰相世系圖惟昭成後尤盛於唐元結

元德秀元稹皆其後

論曰魏氏始自幽都肇基帝業上谷公等分枝若木疏

派天潢或績預經綸大開土宇或迹同凶悖自致殲夷

禍福之來唯人所召至高涼不事黄屋高揖萬乘義感

鄰國祚隆帝統泰伯延陵未足多也斤係讓國之胄

那負猛壯之風或大位未加或功不贖罪褒德圖勞其
義為關松滋氣幹相承聲迹俱顯天穆得不以道任過
其量持盈必悔殺身為幸武衛父子兼將丕畧始見寵
重終以姦棄不足觀矣河間扶風武烈宣著宗子之可
稱乎衛王英風猛概折衝見重見謀之不臧卒以自喪
秦王體度恢偉陳留膽氣絕倫亡身强寇志力不展惜
哉常山勇冠戚屬與魏升降優乎隂平忠烈蒲隂罷守
榮寵兼萃葢有由焉毘陵踈狠遠西狷介全身保立亦

已難矣雖然衛辰誅窟咄所謂天下之惡一焉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二